



浙江圖書館

094.21
3430



浙江圖書館

學問之道首識字次窮經次

館

書

圖

浙

浙江省立
圖書館

58880

登記
號碼

分類
號碼

094.21

3430

冊

來源

化... 本... 書...

浙江圖書館

序

學問之道首識字次窮經次考史然史學不必有所專
主而字學經學則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許叔重經義
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鄭學尤
精者三禮乃周禮禮記注妄庸人羣起嗤點之獨儀禮
爲孤學能發揮者固絕無而謬加指摘者亦尙少其貌
似宗仰陰肆掊擊而書得盛行於世者惟敖繼公而已
矣近日萬充宗沈冠雲於鄭注亦多所糾駁至張稷若
馬德淳但麤爲演繹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
其失以明鄭學之精也吾友褚先生搢升冷面隔俗沉

思好古著儀禮管見三卷於敖氏洞見其癥結驅豁其
雲霧宛然而入劃然以解嘻先生豈好辨哉辨敖氏之
失而鄭氏之精乃明抑豈特爲鄭氏之功臣哉所以欲
明鄭注之精者正爲鄭注明而經義乃明也其自序謂
敖之意不專在解經而惟在與鄭立異及其說有不通
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詞此言可謂切中敖氏之病微
先生之詳審善讀書何由發其覆耶大抵鄭學覽文如
詭觀理卽暢顧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間說經者十九
皆以叛鄭爲事其叛鄭者十九皆似是而非但恨不能
多得詳審善讀書如先生者十數輩一一盡舉而釐正

之耳夫說經之必有所專主此漢經師所謂家法予誤
十七史商榷暨蛾術編已備著其說矣然如先生之說
經究何嘗有偏徇黨曲之蔽乎曩者先生蓋嘗說周易
於鄭注外兼取孟喜京房荀爽虞翻諸家於春秋左氏
傳則取賈逵服虔於公羊傳則取何休皆與鄭氏不盡
合也其專主於鄭者惟禮學焉可知先生之公聽並觀
其墨守家法與擇善而從仍兩不相悖也凡此數者余
皆與先生有同志若尚書毛詩則予惟力遵鄭義而先
生亦許可之德不孤必有鄰此但可爲知者道豈易爲
流俗人言與

乾隆四十有九年歲在甲辰正月上日同學愚弟王鳴
盛再拜頓首謹序

浙 江 圖 書 館

其學... 合... 雲... 外... 浙... 十... 之... 夫...

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譔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間有駁正厘百之一二耳同年友

褚鶴侶先生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稿也先生沒後仲子鳴曦始出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先生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先生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

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
句爲衍先生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
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觶於賓敖改觶爲
觶先生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
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觶乎大射儀以
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先生辯之曰上
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
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
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
妻纁冠敖改纁爲練先生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纁

故閒傳云練冠繚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繚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醜酒敖以醜酒爲衍文先生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据下文普薦醜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先生辯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

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則先生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壬子三月同年生錢大昕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林矣夫壬午三月同半坐途大亦善
 大思歸耕之辭意蓋以茲和
 之士冬不並輜而闕之怒育師
 漢學為何取而升管而

自序

儀禮一經諸儒註釋視他經爲獨少李唐以前自鄭註外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田僧紹劉道拔周續之十家然其中大都專注喪服而罕及全經若義疏之學北史載沈氏重所著四十卷至隋已佚他如黃氏慶李氏孟愨之章疏其精者多採入賈疏中餘不復存自宋以後安石廢之諸儒力起而表章之於是乎爲其學者頗廣如陳氏祥道之儀禮注解陸氏佃之儀禮義楊氏復之儀禮圖皆足以發揮十七篇之義蘊而牴牾處亦復不免至敖氏繼公著儀禮集說一

編自謂於鄭注之不合於經者刪之意義有未足則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其致力亦云勤矣用心亦良苦矣然爲之反復而紬繹焉其意似不專主解經而維在與康成立異特含而不露使讀之者但喜其議論之創獲而不覺其有排擊之迹由是後之言禮家主鄭者十之一二主敖者乃十居八九矣究之以敖氏之說深按經文穿鑿支離破碎滅裂實彌近似而大亂真又其甚者於說有不通處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辭毋乃近於無忌憚乎夫鄭氏之注儀禮簡而核約而達精微而廣大禮家莫出其範圍一旦敖氏之說行而

使人舍平平之正道轉入於岐趨竊恐鄭學晦而禮經
之文亦將從是而晦矣不揣禱昧撫教說之故與鄭違
而實背經訓者一一訂而正之其指摘偶有一二條可
採者亦間附焉又深愧夫無該洽之學綜貫之識不足
以表章羽翼夫鄭學也脫稿之後名以管見藏諸篋笥
以俟後之君子或者因是書而循流溯源知鄭學之灼
然而易明確然而可信而不使異論邪說汨亂而晦蝕
之豈非斯經之大幸也夫是愚區區之心也夫

浙

之豈非被毀之大幸也夫景陽園圖之心也夫
 於而長即而然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以翁翁之吾子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以文書不與夫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宋者亦聞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其書與也者一信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之文亦與也最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野人舍平平之五款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浙 江 圖 書 館

敖氏集說妄改經文摘錄於左

昏禮 授於楹間 授改

士相見禮 言忠信慈祥 以忠信二字為衍 先見之 先改

鄉飲酒禮 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東改

鄉射禮 東北面告於主人 以東字為衍 三耦拾取矢亦如

之 三改 降袒執弓反位 以袒執弓三字為衍 折脊脇肺臠 以臠字為

衍

燕禮 設洗筐於阼階東 以筐字為衍 賓出立於門外東面

東改 升酌膳酒 以酒字為衍 媵觚於賓 觚改 升酌膳觶 以

北 字為 衍



大射儀 大夫繼而東上繼而下三耦卒射亦如之三改

二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於左改一小射正授弓授改

卒正坐左右撫之以卒字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以諸公卿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以此句受賜者賜下

三字為衍聘禮 右首而東右改

公食大夫禮 奠於鼎西南以南字宰夫膳稻於梁西

覲禮 嗇夫嗇改

喪服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以弟字縗冠縗改

設膳改

士 言忠言敬報

士喪禮

徹饌先取醴酒

饌改奠

士虞禮

藉用葦席

云席字衍

祝命佐食墮祭

以墮為綏言授字之訛下

記不綏祭同

明齊溲酒

以溲酒二字為衍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

孫婦

下添爾字

特牲饋食禮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左改右

眾賓答再拜

再改壹

祝命按祭

佐食按祭

按俱改授

揆於鹽坐振祭

以坐

字為衍

少牢饋食禮

上佐食以綏祭

綏改授

授主婦贊者於房

戶改東

有司徹

祭粢脩

祭改取

奠於羊俎東

羊改魚

其綏祭

綏改授

可
氏

少
半
齡
食
勤

字
像

再
知
卿
命
符
祭

并
拜
爵
食
勤

爾
字

祭
同
時
不
辭

士
真
勤

正
姿
勤

館

書

圖

汪

浙

儀禮管見卷上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噦

鳴嚙 同校字

男 嗣 鳴階

士冠禮第一○士冠士昏俱指士自身冠昏而言而

冠昏其子亦依此禮如專謂據子立文失其本矣

蓋士之子有二等其年未二十已任職而為士者

此經所指及鄭注所引齊語是也其未能任職者

則賈疏所云必待四十始仕是也疏所以必如此

別白者恐人誤認此為士冠子之未仕者而言也

似與鄭異實反言以決之朱子復恐人疑冠未仕
之子不用此禮故補注所未及 諸侯冠禮夏之
末造想因是遂有天子冠禮至周彌文玉藻云緇
布冠纁綏諸侯之冠也則與士無綏者異矣又曰
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則不用緇布冠而用元
冠非特有綏而纓且用絃之色矣其行事則如左
傳所云裸享之禮金石之樂因諸侯而天子可推
也其祝辭則如史雍祝成王之頌因天子而諸侯
可推也此見於傳記可考者也其加冠之數賈孔
諸儒俱謂天子諸侯四加經籍雖無明文但位既

彌尊用冕四加禮亦宜然若王冠其子則仍用士
禮記固明言之矣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
而貴者也而說者援家語冠頌有儻冠之文謂王
太子冠禮亦儻諸侯四加後人并因是而附會天
子自冠五加輾轉滋謬禮制益汨不知家語爲王
肅竄易難據說經善乎歸氏有光之言曰禮自上
達而曰天子儻冠此非孔子之言蓋亦不信之也
又案大戴禮公冠篇但有元冠皮弁元冕三加而
無爵弁一加則似諸侯仍止三加賈疏增入爵弁
以充四加之數未知何据當俟考定曹魏時以爲

天子踐阼臨民豈得復與民同因止一加而皇子
再加似太從簡故爲孫毓所譏

筮於廟門○下云闕外則與特牲禮同在廟門外可知
又觀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賈疏冠有常月
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於日也魯襄公之冠也
在冬其無常月明矣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公有司及私
臣俱可謂之有司但襄冠事用人少或私臣已足
故注專以主人所自辟除者釋之

筮與席所卦者○注云所以畫地記爻蓋據少牢卦以

木之文敖氏補入書卦之具亦密具卽方也

布席於門中闌西闕外○席用蒲當右屏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大夫著長則立筮士著短則坐筮然筮者雖有坐與立之異而卦者畫爻於地無不坐也此經卦者在左蒙上卽席坐之文故不必言坐少牢禮上云立筮故下明之曰卦者在左坐經文了然敖氏謂此不言坐則是立也立則卦時乃坐繼乃興於少牢禮則曰坐卦者坐與筮者相變兩處俱失之

折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卦者書卦筮人執示於特牲

經文明著之矣竊疑此禮及士喪禮皆然未必有異
經文渾耳

士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反之則筮者向西
行就有司西方之位乃還其身東面必言東面者明
與筮時異向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冠與祭異祭用四孟不容
入他月故三筮不吉則止不祭冠可用後月故三筮
不吉則於下月另筮蓋祭禮可廢一時而冠禮終不
可廢也然如疏謂卽於是日筮下月上旬則未然蓋
卜筮不過三也如初儀如筮人執筮以下之儀席與

具尙未徹故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筮而不吉之賓則列之於觀
禮賓客之中不敢褻以贊冠之事若贊冠者必用降
等之賓預定而不筮矣直宿之耳言一人則餘贊冠
者不親宿使人可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請期東
面告兄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
堂下東西位者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
之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

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其意正見非尊裳而抑衣也
集說乃有纁裳與冕服之裳同而尊之之論豈爵弁
之衣卑於裳耶按許氏說文市部卽鞞字鞞之本字爲
鞞云士無市有鞞制如楹缺四角與玉藻之制微別
皮弁素積緇帶素鞞○此服之衣用布用絲未有明文
注謂亦同朝服用十五升布爲之而與弁同色後儒
有謂皮弁之服衣用素絲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
麇裘夫羔裘褐以緇布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緇布
則麇裘褐以素衣外加皮弁服意必仍用素絲矣說
似可從論語邢疏引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絞皇氏云

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皇說良是夫衣裘同色豈有麁色白而用蒼黃色之衣以裼之者乎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朝服惟素裳此俱配元端三等士必配以三等裳復制黃裳雜裳並非贅設可也二字容有中下士在其中是無定之辭非許用之辭禮服衣帶鞞屨色皆一定不因其無稍爲假借何獨於元端之裳許其通用他色乎敖說似是實非且天元而地黃陽前而陰後故元必在前黃必在後元之幅必三黃之幅必四不可易也敖謂雜裳亦可前黃後元尤謬元端服平時元冠惟始冠則配緇布

冠

爵弁○爵弁以絲爲之其色如爵頭韋弁以去毛熟皮爲之其色赤二者迥別爵弁爲士之上服大夫亦服之天子諸侯服不服無明文韋弁則施於軍旅君臣同服用亦各有所當自陳氏祥道謂爵弁卽是韋弁諸說紛紛從此而起其誤蓋緣君使卿韋弁歸饗餼謂不當服兵服不知歸饗餼是主國待賓盛禮故小變其服又不得純服兵服故注謂以韎布爲衣而素裳何得卽以此爲爵弁耶惟顧命之雀弁孔傳訓爲雀韋弁則近之蓋凡兵事皆韋弁服也若皮弁則以

白鹿皮不去毛者爲之晉書輿服志所云鹿皮淺毛
黃白色是也又顧命綦弁鄭注訓爲青黑色得用青
黑色者孔穎達云執兵衛王異常服是也

兄弟畢袵元○敖氏謂盡服元端如是則云兄弟畢元
端可矣何必贅一袵字乎當依注衣裳皆元之解爲
正兄弟之異於主人者主人爵鞞彼緇鞞也經言袵
元見鞞非爵鞞矣擯者贊者之異於主人者主人元
裳彼黃裳或雜裳也下文別言贊者元端見裳非元
裳矣○鞞與弁俱爵色故疏謂之同

負東塾○塾基必稍高於門故有門堂之稱然必卑於

正堂斷無反崇於堂之理 按東塾稍偏在東堂西
南西塾稍偏在西堂東南遙與東西堂不相直其廣
也與東西房等廣於東西堂四之一

擯者告○敖氏謂此賓乃主人戒宿而來故不出請事
蓋破注出請之言

主人揖贊者○鄉飲酒拜賓及介此於贊者止揖之禮
殺於介矣敖氏蓋因後醴賓時云贊冠者爲介故謂
如鄉飲酒之介實未然

三揖○注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解所以
揖之地位俱在相背相向之際其當碑揖者亦緣碑

隔之故深得制禮精意敖氏謂於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不知第二第三揖其義何從而生至設碑之節駁去舊說云當庭南北之中亦不知何所據也 鄉飲鄉射俱指北上位定之後三揖蓋主賓各鄉東鄉西而發位則相背故揖注初未與經違

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賓蓋在西序端也文省耳此非昏禮之賓安得在主人北敖氏亦欲破注相向之說而誤又謂主人避冠子位故立序端如是則宜進負序矣何反立於此立於此者不敢躐

賓而北也賓在序端益明

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冠者止降賓一等耳此位亦不甚懸其非私臣可知

櫛設筭賓盥正纚如初○設筭在正纚前安得指爲皮弁筭疏謂紒內安髮筭的甚

筵於戶西南面○戶牖之間最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冠義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敖謂遠避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

賓受醴於戶東加枳面枋筵前北面○訝受也贊酌醴

時已言加柶此復言者蓋因下面枋而連言之耳豈更爲之謂乎觀昏禮主人受醴面枋不言加柶自明張氏爾岐曰筵前北面致祝當在此時

捷柶○卽建柶也

冠者奠饌於薦東○士昏禮賓卽筵奠於薦左疏云升席南面奠之南面者取席之正此亦南面奠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特牲少牢俱云賓取祭以降則祭脯也此篇下文卒醮云取籩脯如初則是籩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於籩廟中未有

無事而入者母在闈門外無疑

母拜受○特牲禮嗣養時父先拜之此禮見於母母先

拜之蓋一以其傳重累之一以其成人禮之也所謂

斯須之敬禮以義起者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此禮主人堂上之

位在東序端其堂下則無位惟有讓升時阼階前暫

立之位故鄭卽據之以釋初位敖氏於上主人降時

撰一直東序之位遂於此經初位援以指之不知主

人初降仍立阼階前不直東序此降亦然也凡堂下

直東序者必稍東於阼階直西序者必稍西於西階

苟直東序恐去賓太遠不聞其字辭

請醴賓○經於醴賓醴婦字皆爲醴注必讀爲禮者蓋
推優禮於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禮諸侯
用鬯不云鬯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 醴子醴子之
用醴用酒則異而禮賓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醴子之
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文且敖氏旣讀醴如
字矣又云用酒用酒而謂之醴非名實相舛乎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鞞奠摯見於君遂以贄見於鄉
大夫鄉先生○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不朝服以其未
仕也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奠摯見君鄭

義爲長又按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條敖云奠摯之儀主於大夫士庶人以下見於君其不用摯歟與此自相抵牾蓋彼是而此非也鄉大夫異爵者非其鄉可不見先生亦然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幣言酬賓必行於奠觶之節矣疏說不可易謂在賓受獻之時者非一獻之禮成於酬於禮成而酬之亦其宜也酬賓乃獻介亦其次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上句不兼贊冠者在內集說曰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此贊冠者爲介餘爲衆賓衆賓之位亦在堂

若不醴則醮用酒○張氏爾岐曰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在房戶之間醴用觶醮用爵醴篚從尊在房醮篚從洗在庭醴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卽一醮醴止脯醢醮三加時又有乾肉折俎醴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冠者每加入房易服出待賓命醮則每醮訖立筵西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醮則加冠時不祝至醮時始有醮辭自餘不異 此醴字注仍改讀爲禮似當從本文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謂篚亦以盛勺觶按下經賓降

取爵而醮主則以醴禮賓故爵觶兼有勺先實於篚後加於尊經兩言庭洗而不言北堂之洗文略也

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降筵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然後奠於薦東其序如此必奠之者如啐禮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薦則暫徹而更設爵則再醮時仍取以酌

有乾肉折俎○此非脯安有胸與末敖說鑿矣數應如豚解之骨未必如喪祭之二尹也鄭謂若今涼州鳥翅疏云豚解而七體以乾之然則與簿析爲脯者形

制迥別矣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凡牲皆左胖左字疑右字之訛蓋諸吉禮皆升右胖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通例何反背經而云左斯不然矣疏不悟其訛乃云據夏殷法曲說也

加俎濟之皆如初濟肺○不徹豆籩而設此豚俎故云加下濟字當從本文蓋上文俎無肺而此有肺故特言所濟者肺而不嫌複出陸氏亦云濟如字濟肺者釋上濟之爲濟肺也朱子曰初謂上章之三醮也如初則祭在其中矣註誤改濟爲祭

主人紛而迎賓○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然則
紛同而不衣采則異 曾子問云父沒則掃地於禰
已祭而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足補此經未備

禮於阼○有父加冠則父爲主而以客位居之也故禮
於戶西孤子禮於阼已爲主也敖氏因此文遂有遠
辟主人之說

若庶子則冠於房外遂醮焉○適子正法用醴而時或
可用醮庶子但得用醮而不得用醴此適庶之分也
敖氏謂不醮而用醴位亦如之庶子用醴未之前聞
康成言凡醮者不祝者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曰

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不贅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旣用醮則亦得同之疏誤會註意而云凡謂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於一醮時耶理不可行恐未然朱子亦未正之集說謂醮者亦祝夫始加元服等詞將用於醮矣而已先用於加冠時豈若是其繁複乎亦非也○適子有必當用醮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云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皇

氏云諸侯大夫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孔疏云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是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母沒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疏歸寧疾病之訓爲正

記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注訓造爲作則夏之末三字當略讀句法與大人造也同徐師曾郊特牲注訓爲末世則末造二字連讀句法與天造草昧相

似亦通左氏傳季武子所云疑卽夏末所造之禮然亦指君自冠非冠其子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上旣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尙然況等而下之乎觀此益見儻冠之說不足信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張氏爾岐曰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實以其象賢乃立之非生而貴者也故其冠皆用士禮凡以官爵人皆以爵爲等殺爵以

待有德安得有生而貴者乎爵以德升故冠從乎賤
 用士禮古者生不以士為爵死不為之立諡士固賤
 者也此條深得自天子以下冠子均用士禮之意而
 亦與注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諡周制以士為爵死
 猶不為諡之說相合如此則朱子疑繼世以下為錯
 簡恐未然矣

儀禮管見卷上之一

浙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噦

男

鳴隴同校字

出 鳴噦

士昏禮第二○杜氏佑曰康成謂男必三十娶女必

二十嫁王肅以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

二十言其極耳今按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

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為夫姊之長殤

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

鄭氏嫁娶必以仲春王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孫

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衰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云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可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於周官卽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奈何舍而弗從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

九衍之數生萬物也此直抉聖人制年歲之精意自
春秋時風俗媮薄有不待年而卽恣淫欲者於是
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
之本意夫寧若是又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云天
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故仲春之月
合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綏多士女其文見
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請期其文
見於邶風今亦舍經不信而信孫卿王肅等言祇
見其惑茲不得不力掃羣說而獨申鄭義云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鴈而發

言士庶皆得用鴈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采用鴈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事而啟口卽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氏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鴈之義注所謂順陰陽往來也與六贄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贄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此二義兼可補注所未備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女父在父爲主人祖在祖
爲主人若父祖俱沒則行事於宗子之廟而以宗子
爲主人與孔氏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
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
者然考左氏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晉獻
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皆用矣壻家
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又白虎通云娶妻不
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則行六禮必告廟之說亦未
的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冠禮同

使者元端至○鄭注兼僚屬私臣兩項言敖氏專指家

臣似偏

主人以賓升○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人先升也聘禮賓僎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又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証先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於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辟正主故賓先升攷之禮無賓主俱升法疏似失之

授於楹間南面○賓主行禮之儀昏禮異於常禮者三如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此則入堂深而當阿也

賓主授受正禮應訝受此則並授而又俱南面也授
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間受主執中間授則
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也注俱依經設解夫安
可破破注已非況改經乎敖氏改授爲受以文曲說
其勿從張氏爾岐謂賓主不敵故授校亦未然聘禮亦
賓主不敵而公不授校何與以校者校微向外也

主人降授老鴈○敖氏云授於階下旣則立於中庭
請問名○記西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氏穎達以
爲問母姓者非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
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

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

賓入授如初禮○主人在中庭則止一揖無三揖之節
矣云如初舉大略而已儀禮一經言如初者俱放此
祭脯醢○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籩爲竹豆故脯雖
籩實而亦得名豆

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
肫髀不升○云豚合升則豚解爲七體而左右胖皆升
矣殼亦連於髀脊則分爲二令夫婦各一增脊之一
而爲八去魚之一而爲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腊一
肫敖氏謂用一胖不惟失同牢之義且近凶禮矣

饌于房中醯醬一豆菹醢四豆皆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饌亦兼夫婦菹醢敖謂葵菹蝸醢以士用饋食之
豆籩也聶氏崇義曰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赀裏
從車二乘○疏謂大夫以上有貳車士有者攝盛是也
敖氏謂士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
見轉似士應得有從車二乘者與制未合
女次純衣纁芻立於房中南面○按周禮內司服注云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豈於嫁時
反異其色而衣緇裳纁耶吳草廬所云裳下襜與集
說同誤注以纁緣衣之解不可易

姆纒笄綃衣在其右○此與下婦纒笄綃衣以俟見及
特牲主婦纒笄綃衣服並同注謂姆以綃爲領終未
安綃衣本在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

纒笄被纁黼○婦人之服未有以黼爲衣者敖氏謂以
黼爲單衣而被於元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昏
禮惟婦攝盛車服乃有異耳此固從者安得別制異
服以注黼領之說爲允

加景○庶人妻用錦外加禪縠其名曰褻爲文之太著
也士妻緇衣纁衽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鮮
明之義熊氏明來欲改景爲褻綱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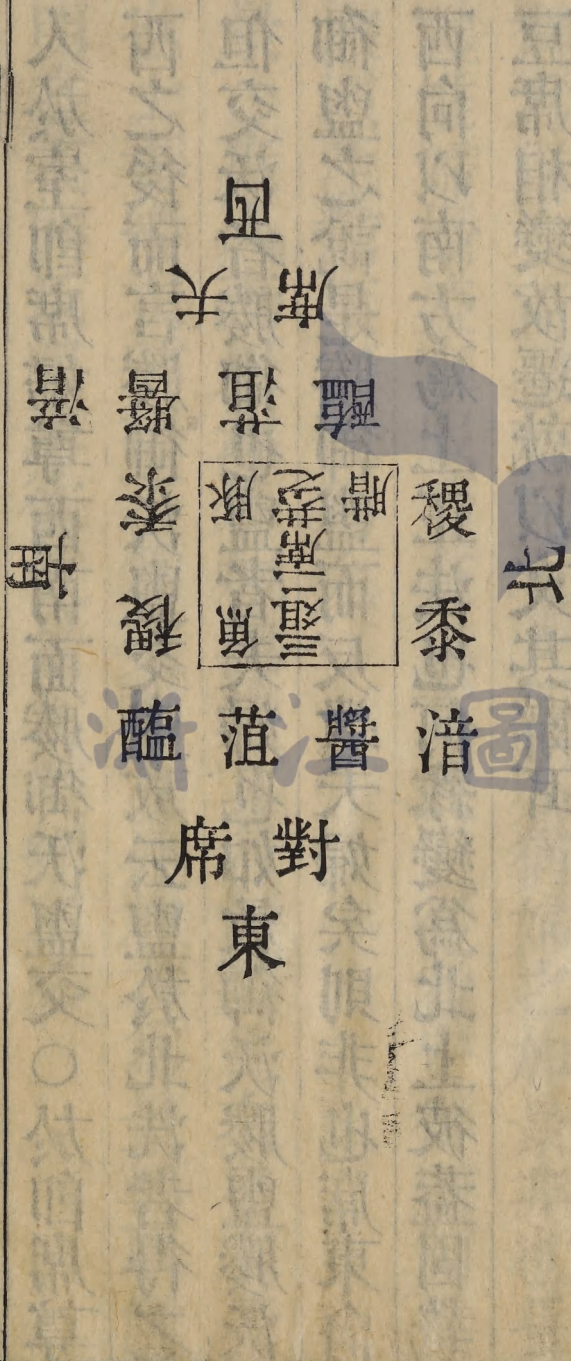
夫入於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於卽席尊
西之後而言媵御沃盥交則敖云盥於北洗者得之
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御沃媵盥媵沃
御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席東向
西向以南方爲上正法也何緣變爲北上彼蓋固執
豆席相變故遷就以文其辭耳

北面載執而俟○案少牢云匕皆加於鼎東枋東枋者
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則敖氏謂西面
匕勝疏南面匕之說

設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

涪於醬北御布對席○夫席之黍在醬東稷在黍東對
 席之黍宜設在醬西魚北其稷宜設在黍西豚北無
 如設稷之地已有腊在故必設黍於腊北而稷乃設
 於黍西此經所以特著設黍於腊北之文也鄭注所

共牢設饌圖



以云對醬當特俎也觀圖自了然矣敖氏以對席當
設之稍北因有對醬於腊俎爲東北及腊北卽醬西
之說不知昏禮對席與暮者對席自別夫安得以彼
例此設席一誤饌位無不誤矣李氏如圭謂對席亦
有俎則是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

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涪如何可哂從啜爲是
每食舉必啜涪而哂醬

贊以肝從○此贊又一人亦縮執俎與少牢同

三醕用盞亦如之○儀則同初醕無從則同再醕每醕
洗爵於庭皆有兩番降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不言徹設之人仍是贊也贊者屬擯相之類似非僕隸下人而爲媵御設饌又不

得似主人子弟之倫注未明釋姑闕其疑

降階受筭服脩升○婦已見舅不必復出矣故侍御者先執服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姑並非以門外門內別輕重之差

按公羊傳莊二十四年大

夫宗婦覲用幣何氏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敬見姑以服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蓋據此經見舅執棗栗見姑執服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於姑惟用服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

可乎

拜贊答拜婦又拜○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
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敖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爲舅
姑醴已然則他禮不俠拜耶其有不俠拜者惟答拜
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

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升鼎則合載則左右
兩胖各載一俎異於同牢之合載也非無魚腊之謂
士虞禮烹一胖故曰側亨此各載一胖故曰側載若
因無魚腊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腊爨矣脊亦分爲二
載諸兩俎○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旣接設兩席

北墉下焉能更橫容婦席耶當依注共席之說室以
奧爲尊故舅居奧而姑坐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
也

一酌無從○敖氏曰婦洗於北堂酌於室中北墉下之
尊西面酌戶西北面拜舅姑答拜於其席

席於北墉下○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其有東上者
統於主席也敖氏謂此席東上誤

媵御餽姑酌之○御亦得酌疑未必甚賤

於是與始飯之錯○先是婦止餽姑餘不得言錯至是
則媵餽舅餘御餽姑餘有交錯之義矣而必言始飯

者見止餽黍而不食舉也何也姑所舉者婦已餽訖
惟餘舅所舉者而已若媵食舅所舉而御無舉可食
一食舉一不食舉非交錯之義故媵亦不餽舉經特
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錯而餽止敦黍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
酬○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中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
饗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
酌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
畢更酌以酬婦婦受觶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士卑不嫌外娶先儒

俱有明說敖氏以此例大夫泥矣贈錦又在酬錦外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舅沒姑存則當時
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
斯不行奠菜之禮矣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
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亾者豈禰廟可不見乎崔
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亾者當舅見在姑未
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
廟非無廟也以舅尚存則權附于皇祖姑之廟耳既
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
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

禮惟適婦乃

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惟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

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張氏爾岐曰此在奧之席

奠菜於席如初禮○張氏爾岐曰此北方之席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此禮實行於婦

始來時不在老醴婦後經蓋因言廟見而及之耳

記

受諸禰廟此爲適士二廟者言其祖禰共廟雖受諸

禰終不得云禰廟

腊必用鮮○惟九鼎乃有鮮腊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

取其新耳故疏以日新解之

祖廟未毀則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

○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宗室注指大宗孔

氏穎達謂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所以通其窮也

左首○當如注象生之訓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

首矣

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注云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

者所指原甚廣私臣亦卽在不命者內惟主人之所

使耳集說專主私臣反偏

庶婦則使人醮之○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

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敖氏疑此席亦在戶間非

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賓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姓與男氏議昏者無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不敢質言也注疏說合記意惟是三族之不虞○於總小功而遂廢昏禮則嫁娶失時者多矣三族照注父及已與子之昆弟爲是勿從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之說更宜參考於雜記之文父醮子○此條注汲古閣本於婿也下脫去醮之禮如

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十三字按白虎通云娶妻不
先告廟示不必安也故注以爲醮於寢或謂在廟者
非醮時荀子以爲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
之呂氏坤以爲父西向子南向敖氏以爲父北面子
南面三說未知孰是敖氏說本鄭注但此禮醮子父
而非賓則父北面之說尚未安注亦作疑辭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命與親迎禮節
各不相蒙集說言父沒則無醮而命之之人故不可
親迎固哉按哀公問諸侯當冕而親迎旣繼世而爲
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迎則親迎之禮寧以父存沒

而異下記言若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言也

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弟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沒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得稱次兄何也雖其兄而非宗子也則仍從支子之例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尚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

見禮在中庭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壻東

面則主婦南面不相對

庶之宗子姓凡昭前凡昭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也昭其宗而非宗子也昭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于昭其宗之天者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庶之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庶之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庶之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庶之宗子昭庶也昭夫昭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儀禮管見卷上之三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噦

同校字

出嗣鳴噦

上相見禮第三○指諸侯之士言而天子之士及未仕之士亦在其中因平敵相見之儀而推之以至於見卿大夫見國君又推之以及卿大夫之自相見見國君又推言侍坐侍食之儀下至庶人禮亦逮焉蓋所包者廣矣

吾子有辱○注訓有為又言已不能先來而子反自屈

辱也集說作本字讀亦得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注云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
是原所以托言不能習禮之故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敖氏亦
以爲受於門中與昏禮受壻贄同誤

主人請見賓反見○賓出後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見
賓亦不辭而反見蓋來見之意本欲相歡洽故也其
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備之

擯者吾子辱使某見○辱字當一讀謂辱臨也因辱臨
而已出見之故謙言若彼使之者然

賓奉贄入○今人交際以來而速答爲敬於同日則愈

賓奉贄入○今人交際以來而速答爲敬於同日則愈
敬古人以異日爲敬同日而往謂之殘日故注云異
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敖
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卽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
人也夫還贄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旣
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之情理斯不
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注所謂同日異日是
迭爲賓主之事疏以聘賓及尸例之恐未當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
再拜○大夫雖不親答亦可暫受而卽還之而終辭而

不受者嫌於待嘗爲臣者之禮也入時一拜尊卑不敵也送而再拜無論尊卑皆然也惟喪禮之送賓也

一拜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上主人辭贄而云不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而不足與行還贄之禮則是質言之并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飭之以布維之以索○旣裁縫衣其身翼并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敖添翼字欲補注未備實不必

執贄至下○士大夫相見旣有擯者又有迎與不迎之節若臣見於君直造君所而已故注明之集說云至

下謂當世帶凡奉者當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

下謂當帶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以至下爲當帶可備一義又云臣以贄見君時君位在路門外之東南向此則未知何据

庶人見於君○此條注汲古閣本脫去庶人之摯驚五字統言之則民亦庶人別言之則民自民在官者乃爲庶人庶人見君有摯民見君無摯此經庶人指在官故注引曲禮文○

妥而後傳言○注本爾雅釋詁文郭注爾雅亦卽引此經文爲証又詩以妥以侑毛傳亦云妥妥安坐也可見

古人訓安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
安字指俟君安坐而言不指已說敖氏言未可從
與衆言言忠信慈祥○敖氏因大戴禮注引此文無忠
信二字遂欲刪之不敢從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竊疑此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與上文大人略
別注專指君敖專指公卿大夫俱偏至毋改二字以
注正容體義爲長敖氏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
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言毋改乎衆字亦不必
從今文作終蓋公所固可衆人俱在也

若又訓安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經所云視面視
抱雖有上下而目睛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
遊則目光可四注矣蓋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
否但雖傍遊而仍不得上過面下過帶耳集說謂與
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目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注謂伺其行起卽視無
形聽無聲也若云益恭意反寬矣

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
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君若客之則
命之祭卽玉藻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

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膳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兩經參考始備始明

召若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右卒爵然後授虛爵○此燕見賜爵故臣先卒爵與燕禮無算爵時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者不同以待飲禮輕也下席再拜稽首則儀與燕禮無算爵時命所賜者同亦以禮輕故不下拜也其授虛爵亦興以

受入與觀此經抑士於時飲時食時堂上亦有席

授人與觀此經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上亦有席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辭退下三字連讀對上
臣不敢辭之文也三辭對上不敢顧辭遂出之文也
敖云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
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亦通

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敖氏謂言
非敵不可以接見張爾岐謂言無故不敢輕見張說
似勝敖又謂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謬也庶人見國君
則不爲容進退走耳此僅尊卑不敵何至相見而不
爲容耶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條疑有脫誤不敢強爲之說若依注則是大夫士下脫去其使二字也

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賈疏不爲疾趨正解舒字之義不疾趨而徐趨所謂舒也武舉前曳踵乃徐趨之狀也未嘗不趨而其迹促狹故前若舉而後若曳也陸氏佃乃以舒武爲句足迹旣舒則步開濶而無曳踵之狀矣上下文義不相背乎

儀禮管見卷上之三

儀禮管見卷上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噓
鳴嚙
同校字
出

鄉飲酒禮第四○鄉飲酒之禮其別有四而此篇為鄉大夫賓賢之事賈疏論之甚詳但此禮雖主興賢能選有德者為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遵者則以公士為賓自賓而外皆齒序雖曰習射尚功而兼

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於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按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疏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

則近於... 費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

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
出斯出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卽杖者中年
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
俱出矣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尚德不尚年年少
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
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
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
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
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
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

位之禮汨之故詳辨於此

設筐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此筐內實三爵一

觶獻賓獻遵獻工皆爵酬賓用觶記言賓至而徹冪

少牢禮尸卽位而徹冪其節一也第此則覆冪而卽

加勺彼俟徹冪而始加勺爲少異耳

水在洗東筐在洗西南肆○此筐內實三觶一爲司正

所舉而奠之其二爲二人舉觶行無算爵前一人舉

觶爲旅酬始者仍奠於筐

卽二人所舉中之一

故止三觶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依注主人之吏爲的不審學

中何緣得有有司敖氏說恐臆撰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依注主人之吏爲的不審學

主人與賓三揖○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相鄉也俟介及衆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身相背行卽注所云將進揖也主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遙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說又見士冠禮賓進東北面辭洗○賓降直西序之位必稍南於洗故只須進而東行以辭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注訓繚
爲垂紵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云弗橋也又云橋
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垂紵肺乃以右手絕
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
此從大夫禮未詳

興席末坐啐酒○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觶亦在席末則
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

自席前適阼階上○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
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
降從南方爲正今旣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

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
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
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
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則
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按
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
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
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
通例也卽記所云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也集說
云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試思左右之

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既違鄭義且乖記文○酬
觶不舉故奠而不授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
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
也謂辭親酌已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似矣猶未盡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
已將降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
矣凡欲入欲升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以下經衆賓復位之文
決之則此時介與衆賓已在西階下賓南之位矣疏
是也

介升席自北方自南方降席○升由下降由上升降
之正經於此特明著之

介降洗○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者恐已飲之爵不潔
也

卒洗主人盥○注謂盥者將爲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
尊介兩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
較敖氏達介意之說爲長達介意在自酢不在盥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大夫尊故旅
之而不備禮答一拜士賤故旅之而得備禮答再拜
注疏確不可易敖氏謂三拜者旅拜法皆答一拜者

答旅拜法因改特牲再拜爲一拜以強就其說安甚
主人揖升○張氏爾岐曰主人自升也衆賓尚在堂下
至主人於西階上獻時衆賓始一一升受之其說最
當疏謂揖衆賓升非也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
卽從堂下東行辭之疏言降辭亦非記云如賓實不
盡如

賓席未答拜○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
言降席者已離席也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

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前主人獻則授酬則奠此舉
觶卽奠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

非特明奠饌之故并明賓辭之故

賓坐奠饌於其所○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移在南而近俎西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之饌

皆左何瑟後首捲越內絃○捲越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鈞入瑟底孔中

衆工則不拜受爵○衆工不拜受則主人亦不拜送獻衆笙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俟升歌畢而始入匏竹在下堂下無布席故立而吹之笙有目故無相三詩皆有辭而後亾非有聲而無辭也崇邱

三篇同鄭不引詩序注禮時未見詩毛傳也

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楹間東西節也其南則近堂廉北面立而相

階間北面坐奠觶○經云階間東西之節已明而南北之節未著故注明之恐人誤以此階間同於士喪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士虞禮饌黍稷兩敦於階間特牲禮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之等也○上經在堂廉而遙以楹間爲節此在中庭而遙以階間爲節義例一也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共少立旣飲後則奠而拜拜

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慎重其威儀以爲表

司正退立於序端○視西階西爲稍西然亦在序端之南非正立其處蓋序端在介席西北非俟事處也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注謂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大夫敖氏謂經言賓介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其說似長蓋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焉鄉射無介故及大夫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似但此二觶

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

賓取俎還授司正○向席而取俎自必轉身而授人若
添出就而授之一節從何處就授耶經義反汨
乃羞○集說曰此時衆賓亦當祭薦

無算爵○此文甚略當參考鄉射禮但鄉射則舉觶於
賓與大夫此則舉觶於賓介二觶錯酬其節不同耳
賓出奏陔○案周官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
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
不能具然則陔本有辭先儒亦謂有聲無辭非也

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徵召也告請

也召之與請不但見尊卑之等差且見召者必欲其
來而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蓋旣殺於正禮則不敢必
以屈先生君子也

記

亨於堂東北○學惟一門固不可烹於門外而必在堂
之東北者鄉飲酒義所謂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
蓋本此又良爲狗位在東北所烹之方亦與其物合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經明言東上故
注以統於門解敖氏改經東字爲西字以生曲說不
可從

樂作大夫不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後樂未作前
爲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深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
獻工大夫之獻不宜後於工然則大夫專爲自己獻
不可後而不入也失之遠矣

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有磬無鍾無所對故縣於階
間而不在西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此正禮也卽康成
所云升由下降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阼
階上者以啐酒在席北端故由便而非正也然則此
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蓋升以自下而上爲便

降以自上而下爲便因其便而禮節生卽以是爲正
焉指身在席正中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下
之禮則反躡席而不便矣故徑從北降此則真由便
也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
見於經乃云凡何與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
故并記駁之夫駁記以伸其說何所不可

旣旅士不入○注謂後正禮敖氏云不與旅則與主人
之贊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

浙

館

書

圖

注

漸

儀禮管見卷上之四

儀禮管見卷上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全錄其云凡俱賦釋亦育執而飲

鳴噦

男

鳴嚙

同校字

出

鳴喑

鄉射禮第五○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為士與同鄉

之士大夫飲射於學宮之禮按之各經義都不合

不可從

賓出迎○出賓家之門也疏謂序之學門偶失檢耳不

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以序為無室故不言戶牖間或

謂序亦有室按下經云尊於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

間似州序實無室者侯考

衆賓之席繼而西○注云未有所殊別者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妨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畱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衆賓同可知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

序端

縣於洗東北西面○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云凡則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其爲肆不待言卽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果何屬乎經雖無

明文注及疏以義差次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西縣鍾士則有磬而無鍾也東磬西鍾合之乃成肆就東西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鍾直半爲堵而已無鍾則無罇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鍾鼓罇恐未的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

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注容如小曲屏聶氏崇義曰縱廣七尺有半以牛

革鞞漆之陳氏祥道曰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爲
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
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土
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
自室外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
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
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云朝服乃速賓則戒賓不朝服矣
故注謂戒時元端以此禮輕於賓興也敖氏謂戒宿
同服存備一說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据下經大夫降立於賓南之
文則敖氏指階西以南當序之位爲初位者得之

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疏謂擬旅時獻士用之非也
旅用觶不用爵前奠東序端之爵獻衆賓訖已奠於
下篚此更取上篚之爵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
士又另取上篚之爵而今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
奠於下篚而文略與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言少
東則西於鄉飲酒工席故樂正逼近階而立遷樂在
後此時已先避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

笙入立於縣中西面○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
酒磬在階間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
謂立於磬西不可從

太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明無太師主人不降
洗賓亦不降也

反升就席○獻工奠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
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實
爵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
降奠爵事賓此時亦未便卽升

主人降席自南方○此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

中庭北面坐奠饌○亦當階間南北之中而不在阼階
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間此曰中庭互文見義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觀此經知主人之
席在階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蓋欲改經文以
曲就變於君之說也

三耦皆進○敖氏曰進亦三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
堂西之儀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俟中俯正足○向北履物之時
左足必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
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蓋兩足之間也敖氏謂履

縱畫者非左足履物勢必右還其身而後向南謂下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

不去旌○旌倚侯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侯也必不中旌故可不去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見中侯不中旌也注以不獲釋之微矣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乘矢已射訖故更取一矢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經明言當上耦作上耦射敖氏云當上下射之間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

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
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喻若在上下射之間
則宜云階間而何以云西階之東耶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
經之不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
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
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

司射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經先言出於
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間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
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

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圍下射之義

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觸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爾

上射於左○當發位並行向西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已於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

三耦卒射亦如之○言三耦不過渾舉之耳何必改三爲二凡無關大義而輕改經文者俱不敢從○第三

耦射畢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矣而經言亦如之依敖氏亦必削去亦如之而後可也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司馬適堂西在司射未降先司射甫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

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陳氏祥道曰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如在洗西而稍南亦可云當

乃復求矢加於楅○不盡之矢必棲於隱蔽處須求乃得

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然則衆賓之中無士矣蓋旣爲士則不在詢衆庶之中也若堂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有之故鄭以此士解與大夫爲耦蓋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衆賓爲士不知此固秀民而非士矣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拾

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還周異於大射故於
反位時著其面位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東西面位
不改不過進而近楅耳非北面也惟取矢者一向東
一向西故左手踣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
亦有弓下弓上之不同若皆北面則其儀不異矣敖
氏以上端向人爲敬之說似是實非

旣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
北面摺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北面下摺三
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射時上下射皆已
離東西之位一在楅西南一在楅東南矣至少進則

西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楅揖之處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搢三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在西是於左也下射在東是於右也至再左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行則反在上射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於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已居右殊不可解○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時上射仍在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西是居左及南面射時上射履西物是居右也

以授有司於西方而後反位○逆受者卑賤者之分也

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

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集說言不蒙如初可知勝疏儀省之說蓋第一第二第三番賓主大夫等無不射者不應於此威儀反省

橫委其餘於中西南末○實算者東面算於庭爲縱於人爲橫矢北括則南首算則南末與矢相變

不貫不釋○中而又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命辭蓋期其貫不期其必脫也敖氏求深反失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降時兼大

夫升時專指主賓言敖氏曰賓主之弓各倚於其序
矢在其下而乃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
反位升○敖氏曰階東階西當序之位反立於此相待
而升

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
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
襲○敖氏曰亦有司授之於堂西大夫爲下射以貴下
賤之義也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
釋弓於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爲之以與耦俱行

故也

司馬祖決執弓升命取矢○決遂二者相將著則俱著
脫則俱脫無獨著決理注疏俱未釋敖氏據上經司
馬不決遂祖執弓之文謂此決字當衍良是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取矢必先脫束然
當其束時亦必遠羽而近鏃斯不損羽故云上握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注云射
事已明甚集說謂算中有尊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
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
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

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則分左右而總計之飲則仍
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
四純一奇蓋算有二卽曰純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
曰九奇恐未然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敖氏謂命設豐不搢扑者
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不知賓主大夫之飲固
執爵者酌授於席前卒觶而授執爵者也不在豐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
位○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卽是射賓中之年少者矣以
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

射位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
福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三字
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刪經破注非上司
馬袒決執弓之比斷不可從

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
飲○耦不升堂徒執張弓立於射位甚無謂也況大夫
之耦不勝大夫並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
執張弓乎旣不執又何釋敖氏謂耦執張弓立射位
大夫飲乃適堂西釋弓似屬臆撰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

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
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
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
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
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左个西北三步獲者之位也
注以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謂獻薦
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
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明其
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北
面拜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言

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既祭後
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
兩禮所設薦俎俱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
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然
後仍設故處而祭中何耶故當以注爲正至所以獻
薦雖主獲者實兼爲侯是以俎有三祭既有三祭則
當爲侯祭矣故鄭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
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爲侯祭也然則祭
侯時薦俎之設亦當順侯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
之位矣敖氏亦誤○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因大侯前

參于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

司馬受爵奠於筐復位○司馬既獻卽先往侯西北西面以俟至獲者飲時則北面受爵奠訖乃復位

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敖氏曰去扑者獻不可佩刑器此說得之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獲者本負侯北面故卽北面拜受釋獲者本在中西東面故卽東面拜受其飲也則北面者轉而東面東面者轉而北面司馬司射各就其右受之

司射先反位○據鄭賈之意三耦初番射位在司射西

南至司馬定位後第二番射更移於司馬之西南故
此經注云邇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諸
儒頗疑其說俟訂

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敖氏曰大夫之耦以序而獨
進

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階前之揖各向
南揖也及楅之揖則東西相向矣敖氏謂亦南面揖
誤

大夫進坐說矢束○矢束在楅其說也必於楅敖氏謂
大夫自爲耦者並行至楅南卽爲之其與士爲耦者

卽位而後爲之未識在福南何以得說東

奏騶虞○按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
釋朱子箋註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
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爲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
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
厩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
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
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勳者二人所
舉之觶賓與大夫奠於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
上事俟其飲畢受觶酌酬主人及長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侯再舉也飲酒
至末雖不行酬亦必酌而奠之蓋不敢必其不舉也
記

西序之席北上○衆賓三人耳其席南面東上今乃有
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
遵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陳氏祥道曰天子
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
夫士其地不采可知易氏被曰皮侯大射之侯也五

采之侯賓射之侯也獸侯燕射之侯也記所言即獸
侯也孔氏穎達曰大射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亦三
侯大參干卿大夫麋侯賓射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諸侯用三正之侯卿大夫士用二正之侯燕射
則此記是也朱子曰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
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三正之侯去元黃二正之
侯用朱綠

物長如筈其間容弓○容弓上下兩物中空之地也敖
氏以兩縱畫計而不以橫畫兩端計與記違矣

杠長三仞○鄭云七尺曰仞蓋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

岐孟子注八尺爲仞者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孔鮒小爾雅以四尺爲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墻止高七尺尤難信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無問矢之多寡挾之總於第二第三指間故不曰指間而曰二指之間敖氏謂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失記意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大夫尊不與射不降可知嫌衆賓不與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

取誘射之矢者旣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敖氏謂拾取已矢乃爲之似得上經文遂取二字

意視注反位後更進取之說爲長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臠○此條注疏終未灑然卽敖氏

臠字衍之說亦屬臆斷也

大夫後出○注謂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深得禮意

敖氏云欲使主人與賓大夫各盡其禮而賓與大夫

亦得各伸其尊其失與鄉飲樂作大夫不入之解同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布幅之廣當以漢志所云二

尺二寸爲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

以爲三尺二寸俱未的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中一丈三分其一

以爲鵠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文四尺鵠
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弓之侯中文八尺鵠六尺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
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旛○惟賓射則容有在國
在竟而中與旌亦各隨地而別若大射則未有在國
者安得用皮樹翹旌燕射未有在竟者安得用虎中
龍旛耶集說似混皮樹獸如人面閭角如麀羊卽踰
也

館

諸獻阻梁鋪以列史海糧中人西園曲收蠶等明創

香交器用史懋騰致無棟未香五竟香交器用史重

亦竟西中典致亦谷割賦而似香大棟傾未竟重圖

間中以致整外京限武中韻式○辨實棟傾容香齊圖

器圖中棟傾史樹中以騰致對白所與米所製紙液傾

四只六七百香武十只之將中支八只請六只

儀禮管見卷上之五 七百香十只之對中支四只請

儀禮管見卷上之六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噦

男

鳴嚙同校字

出嗣鳴啣

燕禮第六○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
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養賢
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
致肅敬也食以飯為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
無獻儀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
說屨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

於寢其處亦不同矣攷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而無饗食意者饗食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與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細玩經文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

在學也饌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於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饌於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

設洗篚於阼階東南○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於東楹之西矣何以此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無明文

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爲衍文

左元酒南上○凡設尊之人必面其鼻而設之元酒在

左酌酒亦面鼻酌燕禮大射在尊後酌取不背君故

元酒於君仍在左於酌者則爲右

在尊南南上○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

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間何得言不雜

無加席也○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

之臣則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

燕則以介爲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卽郊

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

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
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
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纁席再重合爲三
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公立阼階東南而
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遙直東序而不當東階明矣

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
仍寓賓主之義故東面敖氏据彼改此亦爲北面泥
矣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先君而後臣又膳宰卑於小

臣然則燕禮亦隱寓辨尊卑之義

坐取觚洗○角觚也於此明其爲觚下亦通稱爲爵凡
獻酢等曲折之節文不具者按鄉飲大射以意求之
膳宰設折俎○敖氏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
飲酒禮異

坐絕祭○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
說爲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
則不同勿泥

不啐酒○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
人受獻後卽薦此臣代君爲主故未卽薦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也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

升酌膳酒○凡字之無關義例者古人立文不拘拘然敖氏必以此酒字爲衍何與

媵觚於賓○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觶今獻既辟正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改觚爲觶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謂欲卽受此觶不敢煩主人之復酌已是不令其飲矣義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下經公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先拜之義依疏急承君勸不敢安暇爲安

主人拜送爵○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半下篇酬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與

坐祭酒遂奠於薦東○代君行酬卽是尊者之賜矣故

尊之而祭與先拜之義一也

公命長○注卿大夫之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

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進進而酌也故兩言之若如敖氏先者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則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於楹北節次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然經不盡言耳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臯

執角觶待於洗南俟後命也既得命則先奠觶於篚
乃拜命既拜乃洗象觶禮之次第宜然此經始言序
進在奠觶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其不在西階上立
俟明矣○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
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言與以酬則是公就
賓階酬之矣敖氏謂公不下席未是

公命小臣辭○下拜臣之常禮而辭之以其爲賓也

易觶洗○朱子曰更易二字註疏說雖詳然於例頗有
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爲分別

反升酌膳觶○膳觶承上有命不易之文而言也此膳
字指觶不指尊非衍也觀下文云若膳觶也則降便
明

更觶洗升實散○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爲更爵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
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卽先升恐未是

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同於賓也不設之而
待其辭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
無加席者別言之則席同者曰重席異者曰加統言
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若命長致○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詞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

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注云以其共勸君蒙初媵事也敖云並受君命宜終之指此節事也兩義俱有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注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也蓋決旣是大夫而注云上

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按大射儀注云因辟正主
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
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
梁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

辨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辨獻乃布席布席
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
無卿與大射禮異孔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
非主人辨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辨
獻大夫之前實待一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在布大
夫之席之先耳

席工於西階上○所主爲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必辯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

主人洗升獻工○凡不洗者不祭下衆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笙同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受賜者無論卿大夫必以酬賓乃以次而下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注以此爲大樂正位在東縣北而小樂正立於西階東北面自若敖氏以爲此禮止一樂正告後復西階東之位二說不同俟訂

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
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
○注疏從觶西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觶東
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
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
何以右還爲自北向東左旋爲自南向東耶其以中
庭位爲阼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誤與
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
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降字似宜在告於
賓下非衍也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少儀曰凡祭於室
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禮說屨卽跣矣然亦未嘗
見膚也深衣連衣裳爲之而曰短毋見膚則殊衣裳
者制亦可知

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敖氏云旣退則司正降而復
位然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爲正蓋旣爲司正則
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迨其受獻乃降復解南
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今文觶爲觶注不從而
敖從之欲異鄭也其云獻不用觶未知何據惟其欲

護已說遂併上經媵觚於賓之觚亦改爲觶以實酬
應用觶獻不用觶之言皆改經以遷就臆見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罍二人立於觶南
東上○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
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
訖卽薦不待辯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
司正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
之義爲長獻之或西南面敖說可從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亦大判言如鄉

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卽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大射正敖氏言卽上所云射一人是也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前公酬賓而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媵公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

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卒○旅食已得獻則旅酬宜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於西階上辯者似專指士故言辯而不言卒至士旅酌卒始指旅食者言耳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
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
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夫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
位未必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
後注是也惟注以左右正爲樂正則未敢深信蓋獻
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
官與內小臣爲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爲世子之官
左右正內小臣爲夫人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
之且不與旅存此鄙見俟折衷於賢者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上媵觶以大夫此則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也

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古文曰公答再拜注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錯酬之儀

公有命徹冪○蓋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士暫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後終旅也

寡君君之私也○注訓私爲受恩厚彼此俱可通用李氏心傳謂私之言屬則或晉使聘於邾滕豈有反自稱其君爲私屬之理敖氏同誤

記

賓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齎肺不啐酒其介爲賓○敖氏謂大夫爲聘使則燕以主國之大夫爲賓非也如其說則反主爲客矣卽以聘使爲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

不爲賓亦當如荀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
耶不啐酒則亦不告旨矣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惟薦則
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
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
以士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言凡見自
賓而外卿大夫同豈專指大夫以下乎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見納賓
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
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下所奏之詩所用之器

不同故別言之攷周官笙師管笙等皆其所掌則管
奏亦屬笙師故笙入承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
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
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
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則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
又此無間歌亦異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間之意

有房中之樂○毛公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王肅謂無
鐘磬與注同疏謂祭祀有鐘磬燕禮無鐘磬分別甚
精

浙

辭

嚴譽典去同刻出祭斯

百氣中之樂○

又地無間烟衣異

草殊冠部千

昔期不河遊

也沐爾曾疎宮野

表亦風至前始坐人

儀禮管見卷上之六

館

書

圖

江

浙

儀禮管見卷中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士限士以買天下以

男

鳴噦

鳴隳同校字

出嗣鳴階

大射儀第七○射可以觀德行故聖王重之其重射之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考之禮記射義其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

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
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
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
之中而卽寓黜陟操縱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
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
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
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已祭而卽於其時令羣
臣共習焉故逸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
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而射義所云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免流亾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卽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盞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衆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

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
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
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
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
言敖氏謂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
是燕射而非大射矣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射人宿視
滌與下經樂人宿縣文法同俱射前一夕但視滌則
此時卽預命之故蒙上戒文敖氏合宰司馬射人爲
句謂總戒三官視滌舛矣夫漑器掃除射宮何必煩

宰司馬乎疏謂宿視滌又在三日之先一夕亦未然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
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畿內諸侯大射
張熊豹二侯畿外諸侯大射張熊參干三侯舊說確
不可易敖氏據周官而疑儀禮謂畿外諸侯亦射二
侯因曰作經有先後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如是則
令畿外諸侯忽二忽三何所適從耶又言畿內安得
有諸侯之國夫列官王朝則爲卿大夫在其封邑卽
爲國君如鄭亦在畿內也非諸侯而何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陳氏祥道曰鄭衆

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
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
此其別也

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罍皆南陳○東爲陽中萬物
以生故東方曰笙鍾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
方言其成功曰頌鍾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
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
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鍾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蓋
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
而濶其長二其濶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

其博則三分股之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欹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鑄大於編鍾而小於特縣之鍾蓋特縣鍾中又自有大小也並非小於編鍾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集說云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位亦在洗北皆當鑄之南故移以辟之此視疏更詳明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卽降尊就卑之義階間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縣又何獨不徹乎

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敖氏以此尊俟時而設并獻三侯獲者與巾車隸僕人等與注異今細按乏東北似止有二尊無四尊也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爲是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燕禮至獻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而於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卽繼以卿席賓東云

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明此時
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見兩禮
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叅有加席專指賓不
兼公蓋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已臣燕而有
加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
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爲小卿非是卿可通稱
大夫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
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添西字

官饌○射宮無寢故樹其饌所而不言

公升卽位於席○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所服經無文

不刊
卷中之一
五
据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驚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司士職有太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交於楹北降○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爲上各居右卽相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向南者必在西向北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錯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

右故以此爲退者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往來
相交之儀無二例惟凶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
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敖說則混吉
於凶矣可乎

公坐奠觶答拜○上經公於媵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
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
同疏謂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不嚙肺○不嚙肺則不啐酒可知卿禮貶於賓

坐授瑟乃降○注謂立於西縣北者取近其事敖氏云

西方太遠矣

乃歌鹿鳴三終○止歌鹿鳴一詩而三遍也鄉射記歌
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止歌其一而五遍也故注依
經解之若謂兼歌四牡皇華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
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此亦每人爲之洗爵敖云觶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陪其後○自堂
而降則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
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罇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
耶罇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位至謂歌工
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

擯者遂爲司正○擯者卽大射正也鄉射司正至射時
轉爲司馬諸侯更有司馬正司馬師等官故司正始
終不變其職下文司射亦以大射正爲之故敖氏謂
諸侯之大射正二人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敖氏以此爲堂上
爲耦之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爲長蓋三耦
以士爲之而所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誘射有教
之之意未必以大夫爲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
比三耦而不著大夫降文可見三耦之爲士也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

墨度尺而午射正泄之○工人士與梓人非內官北堂
下恐無其位注俟考一縱一橫曰午縱畫爲射者兩
足間之界橫畫爲射者兩足立處卽距隨也二物皆
然疏數容弓乃指二物橫畫兩端中間空地言容六
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敖氏指爲縱畫相去之數不
太偏乎射正疑卽司射畫物以前尚仍本官之稱至
西面誓耦則改稱司射猶擯者之改爲司正也
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謂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
蔽處蓋言非不拾也拾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卒射北面揖○誘射者南面而射卽南面揖亦可而必

北面者鄭謂不背卿是也如敖說則三耦射時上射
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命時立位宜在西階
前南北之中大射在郊學中以間獲以旌敖氏欲與
注異而并違經

上射在左○鄉射耦東行上射在左則居北此耦西行
上射在左則居南及階則上射總在西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云適次下云反位其位
蓋近於次然在次外非卽次中也下經大夫立於三
耦之南諸公卿繼三耦以南俱次外之位三耦最北

其南諸公卿其南大夫也又言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明從次外而入若先在次中則經不言於次中矣又經於三耦之拾取矢而退也曰釋弓矢於次說決拾襲反位於諸公卿之卒射也文亦同益可決次自次而位自位矣敖氏以三耦及公卿大夫士俱於次中有所立之位不知設次止以隱蔽袒襲且以委弓矢福等豈有位乎自此一誤凡遇射者於入次出次之節無不誤矣

負侯者許諾如初去侯○每侯負侯者獲者固各有一人矣然獲者常居於乏負侯者則去侯而乏自乏

而趨侯各司其事似未可謂之代前經云授獲者退
立於西方獲者與共而俟此不相代之明證又注謂
參于無代以服不官止一人耳然亦可使徒爲之似
三侯皆有二人之說爲長如初言其聲之宮商同耳
其實此時則以宮趨直南至之西又諾以商

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疏以適
次爲過之而向堂東最分明敖氏誤認此經遂生位
在次中之說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上射本東面下射本西面惟還
時稍背至本位則各如初故云反面且見毋周之義

也鄉射左還而周故直云東面揖

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兩
禮同也但鄉射位在楹西從楹向西則北爲右故云
上射於右大射次在楹東從楹向東則北爲左故云
上射於左敖氏乃改於左左字爲右字謂與鄉射同
亦昧於東西之別矣

一小射正授弓拂弓○小射正授大射正大射正執之
以從經文甚明何必改授爲受

先待於物北北一筭東面立○司馬適物間時必不由
此所空一筭之地當以注不敢與君並立之說爲正

還右乃降○右還者我自右而還也還右者還人之右
也有彼我之分君立下物南鄉其西爲右司馬從物
間向南出而東過以繞其後是還其右也故注云猶
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同義也疏未甚分明若敖氏
云來由物北去適物右則何以謂之還

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射時司正無事故於公之
射舍司正而執弓以從公

公旣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君尊故於
其射也事事不同鄉射記云上射旣發挾弓矢而後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此拾發

在公既發之後兩處立文迴別安得亦以此爲上射
先發

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上經言諸公卿適次繼三耦
以南至此始言取弓矢於次中則射位在次外明矣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
○小臣於委矢時卽束之鄉射言兼束專指一大夫
乘矢言此云異束則每人爲束也束卒司馬正乃就
而坐撫焉得以卒字爲衍
東面坐坐兼斂算實於左手○敖氏云坐字衍鄉射無
之此可從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鄉射之三耦及衆射者先止於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於射位此則射畢而卽己立於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司射旣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其升飲異人爲之亦諸侯官多也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爲耦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

兩獻酒○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下經立卒爵注云不拜旣爵司馬正己反位似與此注獻服不之徒乃反位相

抵牾不如敖氏既拜送而反位是後則司馬師代之
行禮之說爲長

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
北面之位薦南而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
焉是也

二手祭酒○亦爲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
二手者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
禮○此獲者祭參干二侯隸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
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

司射先反位○此時三耦尙未拾取矢注挾矢二字衍也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宜在三耦拾取矢如初之上敖氏竟以為衍未然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於次○先言如初位後言入於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

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大夫為下射也亦西面說之不北面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已明不必更添大夫二字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前勝三觶公舉其二餘其一
又至射畢旅大夫公乃舉之

乃薦司正與射人於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以齒
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
射指爲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
射正矣但據燕禮大射正爲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
射正爲之故敖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史小史也太史先已
獻之薦之矣疏失檢

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入

公入驚○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
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此篇
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浙江圖書館



汪圖書館

儀禮管見卷中之一

一

...

...

...

...

...

...

...

...

...

儀禮管見卷中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鳴噉

鳴嚙

出

同校字

聘禮第八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命司馬戒之

與君親命有別且既不辭似可不再拜稽首

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史與卿大夫同在

幕東西面故展畢卽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

而授宰矣宜從注若賈人撫幣自在幕西東面也

賓朝服釋幣於禰○釋幣禮輕卽孤爲聘使亦朝服
制元纁束○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鄭以古三三
積畫三誤當爲三三只則二尺三寸也此與廣二尺
二寸長二丈不同者或制幣之度異於常幣與
又入取幣降○祝爲取幣而入主人無事不入矣注是
也此與陰厭之禮有別

取圭垂纁○疏謂纁有二種一是木爲中幹以韋衣之
奠玉於上一是絢組所以繫玉於上則仍相須爲用非判然
節分析本細然云繫玉於上則仍相須爲用非判然
二物矣故總名曰藉但經文各有所指此經垂纁屈

纁指其絢組而言也覲禮奠圭纁上指其韋板而言也疏恐人誤認注中藉玉之文故言鄭和合解之以圓其義後儒紛紛辨詰殊可不必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璧○享夫人而曰元纁束帛則是享君束帛必與元纁異色矣但未知果用璧色繒否耳

舍於郊斂旌○下經云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敖氏以爲歸及郊而衣朝服則出及郊而說朝服可知何故於此經與注立異

奠幣○奠而不授不敢必其許示謙也集說謂賤不敢

傳禮卷之二十一
授此是君幣烏可以執贄相見之禮例之假道之幣
想亦玉馬兼有與亨禮略同但晉用垂棘之璧屈產
之乘則以尤物誘貪夫耳

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此視主
國禮稍殺故李氏如圭云賓太牢則介不得用太牢
也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但所無者門外米車耳若
庭中筮米則仍有也至敖氏云上賓有積上介以下
未必有則非蓋經文兩餼字訓作饋義以有生牲故
卽謂饋曰餼實兼積在內否則介以下之人馬可不
須芻禾耶云介皆有見不別上介羣介

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

朝服無主無執也○空習其授受之儀而不執玉帛朝服以肄而始服則道路深衣可知不當如敖氏卿大夫朝服士元端之說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人告而轉告於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於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

所立之向亦注義爲長羣幣注謂私覲及大夫者敖氏以記文幣之所及者明之最是疏似遺却君之問

幣一項

賓至於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尚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之說爲得問而告其故乃始勞亦事之節次也

上介出請○注凡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與字連上讀乃起下語辭朱子疑其誤非誤也

勞者再拜稽首受幣賓再拜稽首送幣○授受之所經無明文敖氏謂受當門中南面賓北面授亦無所據

注云受送拜皆北面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句言受者送者拜皆北面也疏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三節看故疑授誤爲受不知注實兼賓大夫而專指拜言勞者揖皮出○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彼是主君之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是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

者所謂授受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疏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於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於西左手執者設於東耶未可據以難注○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賓居是館方可設饌故帥至後乃致館與殮注云以上卿禮致之則有束帛也又周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郊勞之儀鄭於郊勞注云勞用束帛於致館注云如郊勞也不賓耳亦明主國有束帛賓特不賓使耳乃疏誤會彼注故於此

經疏則云以上卿禮有束帛可知於司儀疏則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饋兩處互異此是而彼非也疏又云諸侯遣使聘王國致館用束帛而無饋則更誤夫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而諸侯尚饋之以束帛乘馬敬天子之使也豈天子反加厚於陪臣而致館有幣陪臣竟傲然受之不饋王使乎禮經雖無明文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饋王使以辟其君也卿致命未有不入門者賓受幣再拜稽首亦當如郊勞受幣之節敖氏謂致館在門外而無幣非致館設殮本一節事經云致命命兼

傳前卷見
卷中之二
五
館與殮言細玩注意亦非專以致命爲致殮其云卿
不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故者意謂卿致命已訖
又不必俟設殮畢後將幣以致故可先退也疏云致
館兼致殮致館有束帛致殮空以辭無束帛此解注
意最明

衆介皆少牢○少牢上牲爲羊下牲爲豕彼少牢饋食
是臣禮故上牲一鼎而腸胃從之下牲豕與膚爲二
鼎玉藻及此經是人君禮故上牲羊與腸胃爲二鼎
而下牲止一鼎以此示別豈可混而同之所以然者
特牲無羊止三鼎少牢有羊以體與腸胃分爲二故

五鼎大夫雖得用少牢而不敢純同人君朔月之食故以豕之膚代羊之腸胃也若此則正應用諸侯禮矣疏生人食與祭異之說尚未得禮意歸饗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據周官大行人天子接諸侯之禮以推之於諸侯接聘賓之禮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矣敖氏盡闢前說獨創新論竊所不取又謂諸擯皆在門內從公上擯出納賓時承擯紹擯皆立於門東北面尤屬臆撰夫聘異於朝者惟旅擯而不

傳擯公迎賓在大門內耳至擯介位向未必大異也
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
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
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其南北相去之數諒不甚遠
太遠則傳命時接語難聞矣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
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也

每門每曲揖○天子諸侯廟制朱子於中庸或問用孫
毓之說而曲暢之最爲詳核賈疏雖分昭穆爲東西
然太祖與羣廟並爲一列亦未密若集說謂太祖之
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所謂序昭穆之義何

在且苟遇升祔四親廟俱當動移所謂祔以其班之
義又何在是兩誤也至所云天子每廟皆有五門諸
侯每廟俱有三門並如朝制尤屬無稽

賓立接西塾○注云東上舉上擯以該承擯紹擯也凡
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
士

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
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
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
北面面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

人在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重圭故雖非行禮而亦訝授也注疏俱是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謂裼襲文質相變有纁爲文裼見美亦文無纁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本兼垂纁屈纁及行聘行享兩節事言故熊氏云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指垂纁屈纁而言也下明賓主各自爲裼襲指行聘行享而言也說最分曉紛紛辨難可息矣大射之襲對袒而言卽平時裼也喪禮亦然但無裼衣耳此襲則對裼而言其義各別衣

服之制賈疏極明遇不服裘時則以中衣代裼衣以無美可見也中衣之外卽是上服袒上衣衿前卽謂之裼若服裘則無中衣有裼衣觀賈疏則一應葛藤之說不辨自明孔穎達曲禮疏謂裼衣之外有襲衣襲衣之外有上服則多一重衣矣非也

公當楣再拜○當者面向之也蓋在楣下少南初時卽西面立於此至拜時乃還而北面

賓三退負序○退卽避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云避而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疏却

誤會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集說以四分楹間
一在東約之不如卽推以君行一臣行二之語三分
楹間一在東其義尤的

擯者出請○賓始至竟未知其所以來之故也故使士
公請事至道之入竟知爲聘來矣然至近郊又使下大
夫問其所之之國及行聘之朝訝賓於大門外矣擯
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
爲聘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將享擯者又出
請焉至享禮旣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
事蓋不敢逆料爲賓必無事而遽行醴賓之禮謙之

至也至私覲已行真無事矣然猶未敢必賓謂事已
竟也而復請焉必賓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
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

皮如入右首而東○執皮與執贄左右首異一生一死
也雉象生昏禮亦象生故皆左首敖氏改此經右首
爲左首以遷就西上之說不可從下執上介皮同

請禮賓○冠禮昏禮注讀醴爲禮者從此經也敖氏力
欲異鄭故於冠禮昏禮從經文而此則讀禮爲醴

公出迎賓以入○前是賓行禮此是主君行禮於賓愈
致謙敬故出迎注意如此疏公禮私禮之說尚未盡

傳禮記 卷中之二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拂時猶宰夫奉
公至振袂後公乃中攝之

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公尊故自行拜送之常而賓答
則再拜稽首注於此經云辟位逡巡於上三退云三
逡巡可見其儀節不異也

宰夫實觶以醴○冠昏及此禮主人俱不自酌豈用醴
又當人爲酌與又三禮皆不設洗皆無洗觶之文豈人
爲代酌故不洗與然冠禮醴子贊者洗於房中豈醴
子洗而醴賓反不洗與抑文不具與宰夫授几酌醴
皆自下升疏謂以賤略其升降是也又案公食大夫

禮宰夫立於東夾北或者在側階升降故不言與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攬坐啐醴○祭時一手執觶

一手執柶啐時乃并觶於柶兩手奉之以啐疏甚明

敖氏謂以右手兼執觶柶不識脫空左手何用說文

云攬理持也蓋下奉觶而上持柶也

建柶北面奠於薦東○酒卒爵而醴不卒爵故注云糟

醴不卒坊本誤卒爲啐

賓降也○注謂不敢當盛盛指再拜言敖謂不敢安受

尊者之拜辟之而降然則授几拜時何以不降

從者訝受馬○敖氏以從者爲之私匿亦可從公食

禮同

賓覲○上已言辭請禮賓矣醴後不必再請注是也

三人贊○注云賈人之屬言如賈人之等庶人在官執

役者耳非即指賈人

委皮南面○釋辭後乃委皮禮之序也無辭未釋而先

委皮之理其請受也委皮者南面而左手執前足其

復入也隨介執皮者北面而右手執前足必云南面

見皮之東首也以非行禮故變於陳庭實之儀不北

首

上介奉幣○下經明云北面授幣敖氏於此經乃曰奠

幣而不敢授示遠下於賓未詳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
如敖氏所云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稍相當乃東行及
公左而北面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去無幾矣注說
爲長賓私覲時反還負序振幣進授亦先自西徂東
當東楹稍西然後北行也

宰自公左受幣○此亦鄭不側受之義爲長觀下宰夫
受士介幣之注更明

賓固辭○以下經士私面而賓辭例之注謂固衍字無
疑敖云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

別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公拜訖主國之士卽取所奠之幣立俟擯者之來乃授於宰夫故注云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先受上擯所執之幣三人乃從立處序至中庭而授幣於宰夫及大門內公問君○此時之位注以始入門之位言之明賓介皆北面也敖氏云賓東面公西面問之存備

一說

君使卿韋弁○不可混韋弁爲爵弁說見士冠禮

飪一牢○熟食不可久停故腥有多寡而飪皆壹牢

腳燠臠句蓋句陪牛羊豕句○庶羞應在豆豆有蓋此

雖名陪鼎實用蓋不用局鼎敖以蓋爲發語辭

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敖氏謂醢醢西昌

本昌北麋鸚鸚西菁菹菁南鹿鸚鸚西茆菹茆北麋

鸚其次較疏爲長疏於兩夾陳豆之次亦誤屈小曲

折也絳大曲折也物止兩種相間而雜謂之錯疏謂

屈者勾而屈陳之絳者直屈陳之不爲勾意尙未顯

八壺設於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注謂稻粱二種各

四壺疏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最的集說謂兼有黍

傳禮管見 卷中之二 三
酒存備一說但既有黍酒則陳法宜稻二壺在北黍
四壺次之梁二壺在南如夫人歸禮之次

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言西北上者明陳則於東
墉下而位次與西夾同也○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
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飪兩夾之饌配腥太鑿

醯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穀陽肉陰而分東
西注義甚精何取尊卑爲義乎凡經於所尊之物卽
明指其物之位經云醯在東如論尊卑亦醯爲尊矣
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飪腥餼饋賓者也故俱
陳於門內米禾薪芻以給隨從廝役及飼馬炊爨用

也故俱陳於門外各從其等也門外地寬矣豈不足容陳餼而陳於門內之謂乎

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言階間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旣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以碑在庭之正中心如是則米筥之設正當碑處矣故遷就其辭而曰東西之中

東陳○東陳者宜向西西陳者宜向東注云北軒則似無東西之別矣容訂

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主人第三讓賓遂不辭而

先升主讓三而賓讓二故注云不成三又言今使者
三讓則是四讓也者明其必不然是駁古文三讓之
文見所以不從之故賈疏可疑

受幣堂中西北面○宜亦三分楹間一在西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敖氏謂降堂辟君禮是也
鄉飲酒主人爲太師洗而賓尚降況此禮爲已洗而
何以不降乎細思終以注餘尊之說爲優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宰夫在門外之西必以身牽
牛近東致命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

及廟門大夫揖入○注云省內事旣而俟於宁案詩齊

風俟我於著乎而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門
屏之間謂之宁孫炎曰著與宁音義同然則卿大夫
士門屏之間亦得通稱宁矣大夫塞門以簾不以屏
然其處卽門屏之間也

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注謂大夫
階下辭之似太遠敖謂中庭辭之是也揖讓如初注
謂大夫至中庭旋並行必俟賓入始從階下至中庭
與之並行亦嫌自尊敖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
皆行理亦較勝大夫不俟奠幣而先辭賓亦不果奠
幣而遂左以本非降等之客也

傳禮管見 卷中之二 四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云
如主人受幣禮則凡出迎揖讓之節皆如親受之儀
矣特不拜耳所謂拜卽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
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敖氏謂并揖
讓之節亦無未然

堂上籩豆六○敖氏謂籩豆俱用朝事者而去其末之
二故有麴蕡等說可從注臣設於戶東臣字疑衍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注云無稻酒蓋從上去之也若
從下去之則宜無黍酒蓋黍酒之品下於稻梁美者
在外故稻梁夾黍而陳今欲異鄭而去下品宜去黍

矣乃云無梁酒是又不得其緒也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不在數之多少而在品之衆寡
故大夫餼上賓上介無稻餼士介又無梁也當從注
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亦拜羞與俶獻及饗食經
因言賓拜而連及之不必疑爲失次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敖氏謂禮不主於已故
不拜則是慢君事矣從注不純爲主之說乃得禮意
賓自碑內聽命○不云階間而云碑內近碑可知大夫
在楹北而賓自碑內聽命則碑如堂深益信矣若碑
在中庭賓立其北相去太遠恐聽而弗聞也注云聽

命於下敬也勝敖氏君命不主於已之說遠甚

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固同若鄉君前並受之節亦以非正行禮故位可如此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疏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爲之辭卽云客館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

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

賓謁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束紡所以遺之禮玉所以報之兩事實一節事也無用出而再迎束帛乘皮卽庭實如何言不用庭實敖

氏俱誤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館賓無接見禮故公車至廟門外方下注是也偏駕不入王門君車何妨入臣外門乎聽命與相拜禮意各別注以爲於廟門中西面敖氏以爲在廟門外之東塾少南敖氏可從

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此之請命卽周官之拜辱也質言之則曰拜辱謙不敢斥言則謂之請命何異之有敖氏以爲欲親受君命不知前上介聽命後已一一達於賓矣如再請是若爲弗聞也可乎辭而卽退者拜則嫌於敵者往來之禮故以從命不拜

為敬

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至此始贈賓見前之束紡

專遺聘君

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禳乃入○反命必請小心畏忌

之衷也入必禳懼災避禍之意也俱可不行而必行

之昭其慎也敖氏謂及郊乃載旌者出時受命至此

而歛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則知朝服

說舍之節矣何於上舍於郊注而有異論耶又於及

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

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

陳他介皆否。○入字連下讀。敖氏以乃入爲句，非西上敖氏云賓公幣在西，私幣次而東，上介幣又次之。三者又以所得先後爲序是也。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旣云束帛各加其庭實而又云皮左，則別在束帛之左，明矣。敖氏謂加於其上，此但欲異鄭而不細玩經文也。

某君受幣於某宮。○惟本國之臣則稱太廟，若於他國彼雖受之太廟，亦可稱其宮名，不得據此辭而遂謂諸侯必不受於太廟。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此所獻乃公幣外加賜之

物必欲實指爲何次所賜則鑿矣遺聘君者曰賄賓
歸及郊而餽之者曰贈經文甚明左氏傳云厚賄之
亦以秦君能用君子故重其報禮非賄聘使也賓旣
無賄安得有賄中加厚之物

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於使者言答再拜於上介不
言答再拜而言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言亦如之則
旅答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
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上士介覲而主君答再
拜以其爲介也

席於阼薦脯醢三獻○雖備三獻之禮其實惟主人獻

時拜耳敖謂亞獻三獻亦拜非注云酢主人者祝取
爵酌以無尸故主人自酢祝爲酌也言每獻奠輒取
爵酌者指亞獻三獻者之自酢也又云主人自酢也
句似贅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爲句自酢
也爲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酢也如此則頗似特
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亞獻三獻自酢之位集
說謂於西階上未知然否

行酬乃出○歸而告反禮之常也與飲至禮各別子重
伐吳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

不筵几○君薨則廟皆無主故不受於廟而於殯宮

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照注兼夫人
世子喪在內爲賅執玉不麻故權制此服敖氏謂夫
人世子喪皮弁服以受如是則與吉時何異

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按奔喪
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謂已赴主君故得爲位而
哭此赴旣未至則哭不於館又安得爲位受禮於館
亦以赴未至也

赴者至則衰而出○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敖氏謂赴
者遷延俟聘後始赴恐緩不及事矣上經云俟間容
主國有事行禮稍稽赴後中間或因他事而出斯可

服衰經意言未赴時止衰於館非欲赴者遷延之謂
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復命不得
親見君因鄉前哭尚非行奔喪禮故不就朝夕哭位
哭訖始行奔喪禮出袒括髮以下是也注深得人臣
忠愛惻怛之隱敖氏謂復命後不哭出而復入乃哭
雖曰忍之須臾恐無此情理蓋誤解入爲入門耳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權殯於館也若
死於俟間之後須以棺造朝歛之而已行事後乃權
殯士介賤直歛而不殯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物薄故不云享而云

小獻

記

館

久無事則聘焉○周制天子聘於諸侯諸侯聘於天子
及自相聘問爲期各異而又各有有常期無常期之
別天子聘諸侯則周官大宗伯所云以脈膳之禮親
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所云間
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脈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
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及下文歲徧存三歲徧
頰五歲徧省等是也間問卽存頰等有常期其脈膳
等無常期矣諸侯聘天子則大宗伯所云時聘曰間

殷頰曰視大行人所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殷頰有常期天子卽位以至巡狩十二年間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三次行之以此三年止一服朝餘五服不朝者各遣人來聘殷盛也衆也言聘者衆而禮又盛也此固有常期時聘者遇天子有事來而無事否不在殷聘之數蓋無常期矣其諸侯自相聘則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聘義所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記所云久無事則聘焉是也歲相問卽小聘有常期所謂殷聘有二一則三年大聘有常期一則或有言或

久無事而聘無常期其儀物同大聘故亦謂之殷也
經未明言久無事之聘故記特補之然則比年三年
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
指諸侯之於天子故鄭君據左傳辨之謂爲晉文霸
時所制蓋以其廢元年七年十一年之期而以列國
邦交之禮行之於王朝耳所以然者原其心以天子
既不巡狩難以十二年爲準也然乃夷王室於列國
名尊周而實卑之卽此一端其譎而不正可見後人
未嘗深究其故而疑邦交亦無比年三年之禮因并
疑王制注與聘義注互異不得不詳論之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以其束帛卽前束帛加書者也注言旣報館之書問尚疾者言客若未定行期而卽報則其書稽留於客所矣故俟還玉後報之疏誤會注乃有密事之說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朱子曰上言與卿圖事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計度費之多寡耳注未是

使者旣受行日朝同位○當依注於日字絕句

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孔穎達雜記疏引此記云朱白蒼朱白蒼朱子謂不知何時失此三字有此三字乃顯六等之義否則竟似併一色爲一帀矣

傳前卷見
卷中之二
三
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絢組○當依注以
皆元纁繫爲句纁藉則尊卑不同組繫則尊卑一等
故可以纁籍之名統夫組繫

復見訝以其摯○訝見賓云又見之以其摯賓介見訝
云復見之以其摯是各執其所當執之摯以相見也
若還摯則如士相見禮有還摯之文矣敖說非

升堂讓○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
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
授如爭承下如送○集說讀爭字絕句如此則授受時
成何威儀

衆介北面踰焉○聘享皆然故記於享後非專指享

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虎豹之皮未必皆有故無者以馬代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殊不可解用皮者庭實之正也故先言左先無皮用馬通其窮也故又言皮馬相間可也

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記以幣與貨對言故注以玉釋貨字注幣者人所造成以自覆爲句幣謂束帛也爲句張氏爾岐曰幣當作蔽自覆蔽也存參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見勞賓者先於致饗餼

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

其一敖氏謂兼祭牲一尸則何昭穆之有下經皇祖
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

請觀○聘日請不必卽於是日觀訝帥之終言之也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照注餼賓上介不兼士爲
是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經文本明敖氏故生
荆棘之說

儀禮管見卷中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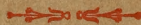
094.21
3430

273175
v.1

浙江省立
圖書館

0205

借閱者注意



- (一)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賠償
- (三)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即繳還遇必要時得續借一次
- (四)逾期不還須照章繳納罰金
- (五)此書如值需用時本館得通知借者須即繳還

(目五)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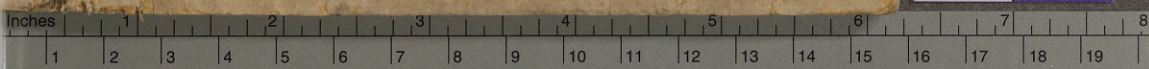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094.21
3430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